霍亂

自持鋼皮鐵骨，在生活上有時難免大意、放任，結果便受到懲戒。每天都是三十度以上的氣溫，已經夠受的了，有幾天更加上沒有風的悶熱，在外走動時，身上的汗乾了又濕，濕了又乾，我一直不在意。回到家裡，要不是用冷氣「風乾」汗水便是頻頻洗冷水浴。身體被我持續折騰之下，於是以重傷風感冒提出抗議。

本港宣佈成爲霍亂疫埠，事起也算突然，只不過三四天時間，開始發現的九宗霍亂病仍被視爲小事，接着的兩天，每天都有三人以上因上吐下瀉送院，很有來勢洶洶的樣子，醫務署不得不當一回事了。

日前醫務署一位發言人說得對，霍亂病在今天的醫藥治療下，病人未必「死梗」，市民無須恐慌，要緊的是防止它蔓延。言下之意，霍亂雖非絕症，萬一蔓延開來却可「大劑」了。

短短的幾句話雖不帶「震撼性」，但內裡所提警告究竟有多少人對之重視？

都未造成災難性瘟疫，甚至被定爲「疫埠」的情形，過去兩三年都沒有過。

就因爲每年開始發現霍亂病時，市面哄傳一兩天，而情況事實亦沒變壞，於是市民便不當一回事。一切呼籲當它「例牌」，個人起居生活「例牌」進行，酒樓食肆「例牌」草率營業。眞担心這些「例牌」湊巧都出了問題，那時變了「大劑」可難收拾了。

記憶中見過一次頗怕人的霍亂蔓延，當時醫藥落後兼缺乏，霍亂發生後不到一週，全市已捲入風聲鶴唳局面，學校延後開課（時值暑假），一些飯店茶室索性暫停營業。母親在這情形下只好把我們關在屋裡，而所有飲食用具亦經用水煮滾。少不更事的我所感受到的那份緊張恐懼，一直維持到年長。

太平小記

我聽亞太區流行曲作創

我在電視機畔欣賞了「一九八六亞太流行曲創作大賽香港區決賽」，亦爲白天看了大版上茗翁的「流行曲歪句」一文，他指出某名家在「我是中國人」中寫了「熱血決堤」，再提到新手那些更成問題之詞，我要看新手們寫些什麼了。這回「無錢」對每用「作曲」，已不再寫「塡詞」。先曲後詞，才是塡詞，例如李後主的「破陣子」與李清照的「醉花陰」等，先詞後曲不是，香港却約定俗成了。「作詞」則包括兩者。上週末我喜歡「我與你相愛」與「佩嫦麗」兩英文歌，第三是中文的「讓我聞」。卅餘年前我已担任歌唱比賽評判，國語電影「馬車伕之戀」上映在環球戲院舉行對其插曲歌唱比賽，評判員是姚敏、莉兄妹與我。上週末，英文歌「我與你相愛」歌名與詞老套，旋律頗美，流行曲首重旋律，英文又是流行曲的舉世界語，李嬋唱得好，有嗓子也有邊郁的感情。我還的另兩首亦佳，「讓我聞」老蕃，旋律頗美，流行曲首重旋律，英文又是流行曲的舉世界語，李嬋唱得好，有嗓子也有邊郁的感情。我還的另兩首亦佳，「讓我聞」是冠軍，亞軍係「吸烟的女人」，「我與你相愛」祇得第三。「歌詞」內容新鮮，文字稍微欠順，旋律未必勝「讓我聞」呢！

各人對流行曲愛好不同，但我總以爲評判員們太重粵語，認爲香港應以粵語歌參加，但如想到國際性，粵語不如英語。另有首由雷安娜唱的，忘其名，曲與唱都好呢！

新的突破（上）

昨天我提到「影視名曲演唱會」，是「陽春白雪」與「下里巴人」的結合，意猶未盡。今天談談這個演唱會的新的突破。

大家知道，流行曲的特點，就是流行，曾及。可以說，這就是「下里巴人」。但是，過去極少見到，已享盛名的歌唱家，在成名以後還唱流行曲的。現在，江樺與翁强等就來一個新的突破。

提起江樺，相信不少人都知道她是名片「一板之隔」的女主角。後來，她鑽研聲樂，到意大利深造，成了知名國際的歌唱家。她在香港推動西洋正統歌劇不遺餘力，被譽爲本港首席女高音及傑出歌劇演唱家。

她最近演唱的地方，除了大陸、台灣各地，還有美、英、澳、紐、意、日、星、菲、韓、馬等國。

她現在港任教於中文大學、浸會學院、香港音專，及演藝學院等，爲香港樂壇造就了不少新秀。

今次江樺與另一位歌唱家翁强、內地的民族男高音孫長深等參與演唱，當定能將影視流行曲，提到一個新的藝術高度。

海角晴吹

平等的死

當巴萊小姐還不敢接受白朗寧的愛時，她寫下的詩有這麼一首：

「我們原不一樓，尊貴的人兒呀，
「原不一樓是我們的職司與前程。
「你我的主管的天使迎面飛來，
「翅膀碰上了翅膀，大家瞪着，
「驚愕的眼睛。你想，你是華宮裡
「后妃的上賓，千百雙殷勤的眸。
「（我的眼，縱然掛滿了淚珠，也不能教我
「一個凄楚流浪的
「歌者，疲憊地靠着柏樹，吟歌在
「茫茫的黑暗裡。聖油揉在你頭上——
「我頭上承受着涼透的夜露。
「只有死，才能把這樣的一對扯個平。」

不錯，死亡是最公平的事情，不管是百萬富翁還是一個乞丐，不管好人還是壞人，不管帝王將相還是販夫走卒，都免不了一死；而死後，他們亦一樣是「塵歸塵，土歸土」。

但，還有一樣可以將人們扯平的，就是愛。

許由、巢父

上古帝王傳說的「禪讓」故事中，有兩個耐人尋味的名士，他們是許由、巢父。

民間故事中「潁河洗耳」，講的就是許由、巢父的故事。

按「帝王世紀」的記載，唐堯七十歲的時候，闖陽城（今登封告成鎮）許由賢，親往迎聘，許由堅辭不受，而後才選了夏禹。

據「登封縣誌」載，許由是登封槐里人，是很有學問的隱士，他「堅辭」之後，就歸隱于箕山，又「洗耳」于潁河水。

他把堯讓天下的事告訴另一隱士巢父，巢父正在牽牛飲于潁河，他立刻把牛引到上游，讓牛飲了許由洗耳之水，而弄污了牛口。另有一說洗耳的是巢父。後來，許由死，葬在箕山，堯封他爲箕山公神，每年以五嶽之禮率祀。

許由不要做人上人，表示出一種十分謙遜的態度。一方面是「讓」，一方面是「謙」，加上「牽牛洗耳」的藝術描寫，造就了一個「賢」的形象，供後世人欽仰。

登封縣確有潁河，確有箕山，在箕山上也確有許由塚，還有漢廟和殘破了的碑闕。可見歷代都稱許那種「賢」的美德。但也有人題詩慨嘆「許由巢父今何在」，慨嘆人心不古。

箕山上還有個伯益塚，「古本竹書」說伯益是夏啓所殺的，這裡面有「傳子」或是「傳賢」的爭執，跟「堯天舜日」之治不一樣了。

八珍面

麻雀脚

今回北美洲旅行，主要目的是參觀三藩市的香港週與溫哥華博覽會內的香港日，完了這一連串節目以後，就是自己的日子，在溫哥華多留了大約一個星期。

目下溫哥華的中國人，實在是一天比一天多，據說已接近二十萬。溫哥華連各郊區在內，也不過得一百五十萬左右的人口，二十萬也就是超過八份一的比率了。

特別是因爲這些溫哥華的中國人，日常可見的一部份，幾乎百分八十以上是來自香港的，習慣閒來留在家中種種花剃剃草那一類，打獵釣魚的亦不多，活動多半集中於到香港人不購物中心逛逛，或在咖啡室擺龍門陣的那一類，所以在這種場合中，可以見到的香港式中國人，也就特別多了。

除此以外，有幾區又是中國人喜歡聚居的地點，據聞召集起麻雀脚來，比較在目下的香港因爲在香港，懂打麻雀的人雖然多，但是個個事忙，可以閒下來開雀局的，數目其實並不多，甚至四分三也不閒。所以在香港「三缺一」之類的情形，是社會現象。

雪花風

誓不賣

西星

常青樹

誓不賣

立兩不鼠老與

看到一則小消息，據說：中國有三十億老鼠，每年消耗一千五百萬噸糧食。

記得好久以前，中國曾經發動過一次滅四害的運動。其中一害是麻雀，一害是老鼠，另兩害是什麼，我不記得了。但是後來聽說，把麻雀列爲一害是錯誤的，因爲麻雀是益鳥，牠們吃害虫，對人類有帮助。可以說，麻雀在中國，曾經遭過一次刦，以後便獲得解放了。

老鼠之爲害人類，相信不會有人否認，而且估想不會有人說牠們不該殺。也許只有佛教徒不贊成？傳染鼠疫，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值得稱慶的是，世界上許多地區，都消滅了鼠疫。香港已經消滅了鼠疫。中國大陸在建國以來，也沒有聽見鼠疫。但是老鼠仍然不能免却死罪。牠們偷窃人類的糧食、副食品，並損壞傢具，牠們仍然可以傳染其他疾病。牠們非常之可惡。

我很討厭老鼠。最近十年來，寒舍便三次被老鼠光顧。我住的是十一樓，但牠們居然能夠攀沿水渠闖進屋來。囂張極了！不但偷吃廚房的食物，而且見物便咬，番枧、書籍被牠們咬壞不算，有一晚，牠們竟要我熟睡，跑到我枕邊，將我一罐塑料眼藥水咬成粉碎。容也易牠們再次偷襲，將我的鼻子和耳朵吃去。一怒之下，誓與牠們不兩立。

結果，牠們三次被我殲滅。

內地的老鼠，只要人們下定決心，實在可以將牠們徹底消滅的。

廣州人的「拍田鷄」

廣州人喜歡「諧音」，如「八」之被諧音爲「發」，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。

有些諧音，不明眞相的人，聽了却是一頭霧水，不知所說的是什麼。

在茶樓，聽見鄰座幾位老者談當年廣州「拍田鷄」的故事，談得津津有味。初時我也不知「拍田鷄」是什麼？後來聽到他們提及幾個軍人